

# 习近平总书记的成长之路(连载二)

##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2016年版)

中共中央宣传部

学习出版社  
北京·中国

### 有一种奋斗脚踏实地——习近平总书记是在长期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党领袖

我们国家历史悠久、地域广阔、人口巨大、民族多元,决定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具有熟知国情、了解百姓、胸怀全局、把握实际的基本特质,以及顶层设计、系统思考、战略谋划、统筹协调的掌控能力,而这种特质和能力形成,必须经过多层次、多系统、多领域的实践历练和长期积淀。在国外选举领导人,只要有雄厚资金支持,加上能言善辩,像特朗普这样的财团老板照样可以胜出,像马克龙这样资浅望轻的年轻人也能一步登天。而我们国家的省长、部长,往往都需要二三十年以上不同层级、不同岗位的历练和筛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更是经过了多岗位、多层次、多领域的历练。何况我们国家的很多省份,在幅员、人口上都要超过世界上多数国家,甚至一个县所负责的地域都比有的国家还大。

翻开习近平总书记从1969年下乡当知青,到2012年十八大召开时的工作履历,可以发现这44年中,他从下乡知青成长为党的领袖,从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党的总书记,从普通公民到国家主席,从一般军官到军委主席,从政经历遍及党、政、军各个领域,历经村、县、地、市、省、直辖市,直至中央等所有层级的主要岗位,每一层级都历经几年、都扎扎实实、都政绩卓著,每一岗位都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在梁家河任大队书

记时,他带着乡亲们光脚站在水冰里修淤地坝,搞科学种田,使粮食增产60%;他创办农村铁匠铺子,在简陋的窑洞里打出了小农具;他创建陕西首个沼气池,使梁家河成为全省能自行解决照明供热的第一村。

198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从军委办公厅到河北正定,开始全面执掌一方。可以说,他真正的主政之路始于正定、源于正定。他自己也说“正定是我从政起步的地方”。在那里,他把念好“人才经”作为推进改革的重要抓手,亲自向全国发出100多封“求贤信”,亲自邀请包括华罗庚在内的53名全国知名专家担任经济顾问。

接下来,他离开正定南下福建,一干就是17年多。这17年多,他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态文明、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现代治理能力得到全面历练、展示和提升。在厦门,他第一次亲历城市的管理和发展,丰富了改革的实践、开放的实践。在宁德,坚持从严治吏,开启了抓“关键少数”的尝试,严肃处理违规建房,查处400多名干部,展示出铁腕反腐的胆识和魄力。在福州,着力推行“马上就办、真抓实干”,曾带领市区领导两天接待逾700位来访群众,当场拍板、限期解决近200个问题。任福建省长,率先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战略构想,福建成为当时全国唯一的水、空气、生态环境全优的省份。

主政浙江,他提出在“腾笼换鸟”中实现“凤凰涅槃”,总结实施著名的“八八战略”,把浙江带上了发展快车道,使其成为全国可持续发展的试验田和排头兵。2007年,他临危受命上海市委书记,虽然只有7个月时间,但马不停蹄考察了全市所有19个区县,力推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一体化,今天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与其殊途同归。

习近平总书记后来提出的好多思想与重大战略,早在很多年前就生根发芽,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正是经过一步步丰富而长期的实践历练,厚植了他治国理政的根基,一经站上领导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岗位,就立刻展现出非同凡响的伟人气魄和领袖风范。这种气魄和风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一种可以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和团结在周围的力量,一种能够鼓舞和感召13亿中国人民为实现共同目标而戮力奋斗的力量。

### 有一种梦想强国强军——习近平总书记是在新的伟大斗争中确立起来的我们党领袖

伟大梦想要靠伟大斗争去实现,伟大斗争要以伟大梦想为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

“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并号召全党: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走好今天的长征路,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十八大以来这5年,我们面临的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都前所未有,都难以想象。我们虽然已经坐上了全球治理舞台的“主桌”,但将强未强、树大招风,容易“木秀风摧”;“东方睡狮”已经醒来,但也面临虎狼围猎的巨大风险,遇到的战略围堵、战略冲撞、战略干扰更加尖锐激烈;重整行装再出发,但新长征路上“雪山”“草地”横亘在前,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需要我们“而今迈步从头越”;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但深改路上处处是“硬骨头”,牵一发而动全身,只能成功不许失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事非经过不知难”“狭路相逢勇者胜”。在难题、高压、重任面前,没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气概是断难取得成功的,这种气概就是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担当精神,就是直面问题与挑战的斗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沉着和勇气,挑起了大国领袖的重担,成为领导这场伟大斗争的全党核心和扛鼎巨擘。

请看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从迅即出台八项规定,到用巡视派驻、机制创新、法规建设步步拧紧制度笼子,再到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全面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始终以“永远在路上”的鲜明态度正风肃纪;从说出“从来就没有铁帽子王”“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3亿人民”这样斩钉截铁的话语,到坚决查处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重大腐败案件,再到“打虎”“拍蝇”“猎狐”无禁区、全覆盖,一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始终以壮士断腕的勇气、猛药去疴的决心推进治贪反腐;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再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始终以久久为功、步步为营的韧劲,营造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海晏河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反腐不是看人下菜的“势利店”,不是争权夺利的“纸牌屋”,也不是有头无尾的“烂尾楼”。我们一定能赢得这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斗争!

请看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更是亲肩重任、直面挑战,对党改军改多个领域的改革都亲自挂帅、亲任一把手,每一个领域的重大改革都使命关全局、责任重千钧。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于2013年12月30日成立,到今年

7月19日已经召开37次会议,每次都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各领域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主体框架已经基本确立。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伟大进程,正以越来越快的步伐、越来越实的脚印,进入“施工高峰期”和“收获期”。在这个伟大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先之劳之、率先垂范,掌舵“中华号”巨轮劈波斩浪、扬帆远航。

再看人民军队的建设和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这5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5年,也是瞄准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攻坚克难、开新重塑的5年。这5年,他亲自定夺、亲自组织到古田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引领军队在“思想建党、政治建军”上正本清源、找回初心。这5年,他亲自主持制定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重塑军队组织形态,调整领导指挥体制,优化军事力量体系,使人民军队脱胎换骨、焕然一新,被外电称为“破天荒之举”。这5年,他亲自上海岛、踏边关、走戈壁,上战舰、进战车、登战机,入班排、看哨所、去前沿,每到到一个地方必视察驻地部队,每年全国“两会”必到解放军代表团共议国是军情。习近平总书记忧军爱军的真挚情怀和强军兴军的殷殷嘱托,是时代的号角和催征的战鼓,汇聚成全军将士浴血打仗的磅礴力量。

“新旧相推,日生不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之门已经开启,强国梦、强军梦的步伐越来越激越昂扬。从“天眼”探空到“蛟龙”探海,从“墨子号”发射升空到“海洋六号”极地科考,从首艘国产航母下水到国产大型客机C919成功首飞,深空、深海、深地、深蓝,“国之重器”不断涌现,创新成果惊艳全球,中国人的信心和梦想不断被点燃。这5年,我们一路走来,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无论治党治国还是治军,我们做了很多过去认为做不到的事情,解决了许多曾经认为解决不了的问题,世界都在惊呼“风景这边独好”。“中国速度”“中国奇迹”,越来越响彻云霄、声震全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现在,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

这让我们不由想起87年前毛主席在井冈山提出的那个著名论断:对于中国革命前途来说,“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一个婴儿”。今天,一个新时代的“中国梦、强军梦”又一次“光芒四射”,又一次“喷薄欲出”。我们坚信,有党中央坚强领导,有深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衷心拥戴的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梦、强军梦一定会善作善成、梦想成真!

摘自《学习时报》

## 塞罕坝的红色印记和延续

忠于使命、艰苦奋斗、科学求实、绿色发展,这十六字的塞罕坝精神,印刻在每一个林场人的心中。

早在建场30周年之际,塞罕坝机械林场就总结提炼出“勤俭建场,艰苦创业,科学求实,无私奉献”的塞罕坝精神。在这个基础上,塞罕坝精神后来又逐步丰富为二十字的“艰苦创业,科学求实,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爱岗敬业”。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塞罕坝精神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塞罕坝机械林场现任场长刘海莹认为,从整个脉络来说,不同年代的塞罕坝精神其实是一脉相承的,突出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色。半个多世纪的生态变迁史,是一部艰苦奋斗的绿色传奇,更是一曲无私奉献的红色壮歌。

### 忠于使命

夫妻俩坚守望海楼11年,亮兵台望海楼,海拔1939.6米,塞罕坝的制高点。

在这个全场海拔最高、条件最为艰苦的护林防火瞭望点,因由夫妻常年在此瞭望守护森林而得名“夫妻望海楼”。

11年来,瞭望员刘军、齐淑艳夫妇一直坚守在这里。55年来共有近20对夫妻守过塞罕坝里的望海楼。

“不管从建场开始,还是到现在,忠于使命是一以贯之的。”刘海莹说,55年来,上百万亩的塞罕坝从未发生过一起森林火灾。

望海楼,望的是林海,观的却是火情。

在每年近10个月的防火期里,刘军、齐淑艳夫妇每天的工作就是每15分钟拿望远镜瞭望一次火情,做好记录,不管有无情况,都要向场部

电话报告。

算下来,他们每天要瞭望96次,一年要瞭望2.8万多人次。现在46岁的刘军和47岁的齐淑艳自从11年前登上望海楼,当起防火瞭望员,就被“钉”在了这里,几乎没有离开过。

由于晚上也需要轮流值守,他们在夜间几乎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夜里的山上除了风声和野兽的叫声,还有两个人的呼吸声,静得令人害怕。夫妻之间的话不知重复了多少遍,连吵架都没话说了,索性不吵了。把望远镜调到最大倍也望不到一个人影,他们养的一条大狗在郁郁寡欢中死去。

自从有了塞罕坝机械林场,就有了望海楼,“先治坡、后治窝,先生产、后生活”是“老坝上”遵行的基本原则。因此,第一代望海楼格外简陋,俗称马架子,土坯砌墙、草苫盖顶,这是创业初期塞罕坝最常见的房子。

随后,望海楼逐步改造升级,但也不过是座简朴的红砖房,不通电、不通水,取暖靠烧火。刘军、齐淑艳一上山就住进这样的望海楼。

“那个房子,天一冷上下透风,炉火烧得通红,我们还裹着棉被冻得发抖。早上起来一看,馒头冻得邦邦硬,咸菜冻成了冰疙瘩,豆腐都冻酥了,那真是饥寒交迫啊。”齐淑艳说,不到一年自己就崩溃了,以死相胁要下山,最后刘军“拼了命”把她拦住。

现在他们住的望海楼已升级为第四代,2013年建成,底层是办公室和起居室,顶层是瞭望室,楼顶还有露天瞭望台。“塞罕坝已经建立了现代化立体防火监测系统,但再好的设

备也不能取代人眼的精确度,更不能取代防火瞭望员的责任心。”林场防火办副主任孙文国说。

目前,整个塞罕坝机械林场还有9座望海楼,其中有8座由夫妻共同值守。刘军说,他已过世的父亲刘海云曾在这里工作过8年,“他一辈子就干了种树这一件事。把父辈种下的树养好、看管好,这是做儿子的责任。”

### 艰苦奋斗

四位年轻人的困惑和坚持从早期的“艰苦创业”到现在的“艰苦奋斗”,塞罕坝精神始终和艰苦两字挂钩。

即使到现在,自然环境恶劣、地理位置闭塞的塞罕坝也不是人才首选之地,几乎每个留下的人,谈及对这里的第一印象都会提到艰苦。

塞罕坝人大都皮肤黝黑,透着微微的“森林红”,长期在相对闭塞的环境中,让他们朴实内敛、不善言谈。而正是这群耐得住寂寞的人,凭着一股子拼劲儿在艰苦环境中创造和发展出百万亩林园。

2005年,刚刚大学毕业的于世涛考入塞罕坝机械林场,农民户口变为非农户口,一个干接地气工作的梦想实现。

然而被分配到马蹄营林区之后,于世涛发现这里和自己的想象完全不一样,睡的是火炕,喝的是山沟里的水,而且必须自己去挑。

这还不算完,到了冬天头场大雪

落下,林场的工作也就暂时可以歇息一下了,工人们都纷纷下山回家,可于世涛在这边没有家,在营林区留下值班自然而然地成了他的事。

“我也不像家住围场县城的同事,他们放假都回家了,只剩下我一个在坝上。”26岁的任焯是一位石家庄姑娘,林场放假时也会遇到于世涛面临的“独守”问题。2015年大学毕业以后,任焯孤身一人来到林场,常年呆在闭塞的坝上,所有的社交活动都没有了,让她深感孤独。出差的时候,任焯会顺便回趟石家庄,从林场坐车去承德,再从承德坐火车到石家庄,回家的路途要花费十几个小时,“感觉回家比出省还要远”。

任焯的老乡范冬冬比她早到林场8年,环境闭塞、通讯信号弱、电视只能播几个频道……范冬冬和外界的联系方式就是网上聊天,有时难免会和社会脱节。

网约车刚出现时,范冬冬和同事到老家石家庄出差,下火车后他们抱着几大包材料,在出租车站等车,发现好多车都不停。范冬冬打电话给朋友,人家笑道:“你老外了,现在都是网上预约了,‘扫马路’的车很少了。”

能够让范冬冬欣慰的是这里天高云淡,在朋友圈里发几张蓝天白云的照片,朋友们总是会羡慕不已。

不过,蓝天白云对于出生在塞罕坝林场的时辰来说早就已经司空见惯,当他大学毕业

作为“林三代”回到塞罕坝工作时,却仍然感觉艰苦和寂寞。

时辰被分配到林场的作业区,主要工作就是给砍伐的树木编号,“早期趁着天凉快点,7点多就上山了,在成片的林子里面用斧子标注需要被砍伐的树木,工作量比较大,两个月,手上都磨出了老茧和水泡。”

尽管小时候在林场生活过,但是习惯了城市生活的时辰也时而觉得空虚:“和我住一个屋子的是50多岁的大爷,就我一个年轻人,没什么共同语言。”

虽然面临着这样那样的困难,虽然有时也会抱怨,但是他们都没有选择离开。

于世涛在经历过短暂的迷惑后在这里扎根,成长为塞罕坝分场场长,与技术人员一起实施了多个林业尖端课题;范冬冬作为林业科副科长负责塞罕坝林场的造林技术管理;担任总场计财科科员的任焯觉得林业是一个朝阳产业,眼前的一大片林子焕发着勃勃生机;“林三代”时辰正在就读林业专业的研究生,为未来更好地服务林场做准备。

(未完待续)

摘自《北京青年报》

